

时光隧道踪影

丘帆 著



广东省归侨作家联谊会编
香港日月星制作公司出版

时光隧道踪影

丘 帆 著

时光隧道踪影

丘 帆 著

编辑：广东省归侨作家联谊会

封面设计：黄战生

出版：日月星制作公司

九龙深水埗钦州街 65—71 号荣业商业
大厦 1001 室

电话：26335—9981 2850—6667

传真：2635—9480 2851—0011

印刷：广东省精装印务有限公司

(广州东兴南路 3 号)

开本：32 开 印张：8.25 字数：15 万

200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国际书号：ISBN 962—944—100—4

定价：15 元

自序

稍作回顾，尽管写了几十年的东西，拿得出手的却不多，成书更少，思之不胜惶愧。

打从中学时代投稿到报刊发表算起，写作几乎没有间断过，转眼就快六十年（除了陷入“左”祸的二十年辍笔，也有四十载）。步入社会之后，因为长期从事新闻工作，采访所得，积累了不少创作素材，于是陆陆续续写了数百万字。但因命途多舛，生活颠簸流离，前期保存的剪报已丢失殆尽。特别惋惜的是四十年代末期在新加坡、马来亚写的散文、小说，几乎一篇都没留下。1993年到新加坡访问时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高级讲师王慷鼎、杨松年两位博士曾建议我把旧作整理整理。他们还应允愿为我代劳，到新加坡国立图书馆查找四十年代二战后的《星洲日报》、《现代日报》、《现代周刊》、《民声报》等等报刊，为我将旧作复印，我终感此事太麻烦两位先生而谢绝了，毕竟那都是青年时代的幼稚之作，由它随岁月逝去吧！

兴许是年龄的关系，近年常常喜欢捡阅中年以后写的东西，1998年出版了杂文集《风云短笛》之后，继续把二十年间的散文、随笔、游记、报告文学、新闻通讯、文艺评论

进行筛选，再加上别人的有关述评与漫记，凑合起来就成了这部《时光隧道踪影》。

年青时的经历，友朋间的深厚情谊，对亲人的殷切叨念，故地引起的怀旧情结……，构成了本书的主要篇章。逝去的岁月，交织着悲欢离合，既有梦境、欢乐、舒畅，也有彷徨、抑郁、痛苦，多少辛酸与凄切，可惜未能全都形诸笔下，留下的只是片断的回忆，这些回忆多半还是温馨的，反映了个人思想上的缺陷，我以为这都是性格使然。有朋友劝我把坎坷际遇记下来，抒发胸中的愤懑，我却感到把已经告别的日子写得那么沉重，那只能增加内心的压抑。卡夫卡说：“其实言语是蹩脚的登山者和拙劣的矿工，它们既不能从山洞中，也不能从山的深处把宝藏取出来！”（《致谢尔玛·柯恩》）既如此，我想我又何必以过多的文字记述昔日的伤痕呢！

过去的二十年间，托改革开放之福，我意外地获得了到许多地方旅行的机会。可惜，这些旅行都是行色匆匆，决没有旅行家那种毫无羁绊的自由。可也确实大开眼界，既看到了古老中国的历史陈迹，也看到了它焕然的新貌；既看到了港岛的繁华，也阅历了它迷茫的一面；当踏上青年时代生活过的故地时，见识到那儿在时代风雨淘洗下的变化与华人后裔的辉煌业绩，感触到当地华人对故国血浓于水的缕缕情思时，心中不禁怦怦然。于是这便织成了由中原到粤桂、从香港至新（新加坡）马（马来西亚）的诸多画面。

数十年间，我结识了不少老作家。他们予我的教益，他们的思想、品德、以及文章风采，对我都曾产生深远影响。特别难忘的是与他们在交往中结下的浓情厚谊。勾勒他们的

风姿显然不是三两千字所能做到的。然而，我想，只要能够留下他们的声容笑貌，让人如聆警欬，总该是有益的吧！

几十年的报人生涯，我写过大量的影评、剧评、书评与文艺评论，不敢说这些评论都能像评论家们那样，在沙里淘金，掘出高品位的矿藏，但自信还能把作品中闪光的东西或某些瑕疵展现给读者；至若一些文艺、文化观点，也还能陈述自己的一孔之见，因而不揣浅陋，把手头保留的近十篇评论编成一辑。

最后，想说说的是，本书附录了几篇题外的东西，既有我为日本学者小木裕文写的个人经历，也有新加坡文史家方修等对我的评述。这也算是对自己过去的一个小结吧！

迈入古稀之年以后，我想起了青年时期有志于写小说，也曾在中、短篇方面作过努力。若干年前，重起炉灶，为完成一部反映马来亚华侨社会的长篇断断续续地写了四、五万字，后来终因事务缠身而辍笔，当重新捡起旧稿时，却有点力不从心之感了。但愿有生之年，还能完成这一夙愿。

是为序。

2000年.2.20

目 录

自序.....	(4)
---------	-----

—

春雨潇潇怀故人.....	(1)
悠悠慈母情.....	(8)
守护神	(12)
百载乡国驿站	(16)
欢愉的狮城岁月	(22)
往事如梦如烟	(26)
《现代日报》琐忆.....	(30)
马来半岛说唱《跳珑玲》	(34)
半世纪回眸	(39)

二

古老中州披新装	(47)
黄河揽胜	(50)
龙门石窟	(54)
国色天香话牡丹	(56)
访香山寺与白园	(58)
少林寺夏日	(61)
中州古墓群	(64)

榕湖杉湖的诗情	(67)
擎天一柱独秀峰	(69)
喧闹的伶仃洋	(72)

三

重见香江	(79)
迷信烟幕罩港地	(82)
情系狮岛	(84)
岛国风光旖旎	(89)
狮城晚晴图	(94)
郑和后人的业绩	(97)
炎黄子孙的文化情结	(100)
故地重游记槟城	(104)

四

冷门学者笔削春秋	(109)
洒向乡土都是爱	(114)
写在建设工程上的乐章	(121)
郁郁华南竹	(132)
叶钦海与他的荔枝园	(147)
叠彩流金体育城	(154)
“中国奥林匹克集邮展览”巡礼	(159)

五

大师的文品与人品	(165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耕耘诗坛一生·····	(170)
赤道归来的杨嘉·····	(175)
狮岛文坛巨擘·····	(178)
遥祭小说家姚紫·····	(183)
战士·作家·学者·····	(187)

六

游记文学漫议·····	(193)
《天涯芳草》序·····	(199)
《白云山人精神》前言·····	(203)
铁蹄下抗争的诗篇·····	(205)
溺爱娇纵锈蚀了灵魂·····	(209)
血泪交织《黄金海岸》·····	(213)
新马文坛才女多·····	(222)
姿彩纷呈的异域世界·····	(229)
腾飞的《香港火凤凰》·····	(236)

附 录

我从事写作的经历·····	(241)
紧急状态初期的马华文艺副刊·····	方 修 (247)
且听《春日漫语》·····	王一桃 (250)
后记·····	(256)

春雨潇潇怀故人

这年春天，正是细雨霏霏的时节，到处是湿漉漉的，难得出门，却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山西的信。

××伯伯：

恕我冒昧，给素未谋面的您写这样一封信。我爸爸舒中桂生前经常提到您是他的好友，只可惜您自1957年之后，下落不明，他始终没能与您联系上。而在明媚的春光降临人间时，他却已经离开人世了。他是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，以“特嫌”而被监禁，在狱中不幸罹病逝世的。

父亲生前念念不忘与您的交情。作为他的女儿，我希望能为您传递一点他生前的信息，也希望能听到一些有关他过去的经历（他性格内向，从来不在儿女面前多说自己的情况，以致我们对他知道得太少）。

妈原来在一个研究所工作，现在退休了。她让我向您问好！

祝

健康幸福

×××

1980.3.15

我拿着信纸的手，不禁有点颤抖。数十年不见，谁想到这位挚友却再也见不着了。往事历历，闪过眼前。

认识中桂，那是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的事。那时，我在马来亚槟榔屿的《现代日报》任记者。首次到槟城总工会去采访，便认识了他。跟许多侨生一样，他长得粗壮、矮墩，一头乌黑的密发向上梳。黑黑的圆脸庞，因为近视，眼球有点突出，显得很明亮。除了工作的时候，他不愿戴近视眼镜，常常因此而在咫尺内认不出人，人们都以为他很孤傲，不愿与人招呼。事实却是一经交往，您便会发现他富于年青人的热情。他祖籍闽南，按这里的习惯，平日常讲的是普通话。战前他就在这里念完了华文中学，后来继续在一家英文学校读到九号位（相当于中学）毕业。

中桂担任的是总工会的秘书。工会的会员既有汉人，又有相当数量的印度人，他平日除了起草文件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当口头翻译。工会的华人与印度人副主席通话，他要翻译；遇到重要集会，中印工人都参加，更得由他将重要讲话译成英语，然后再由印度人副主席翻成印度语。像这样的情况在马来亚这个多民族的社会是并不奇怪的，中桂干这样的工作自然很繁琐，但他却受到普遍的尊敬。

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任务，那就是应付殖民地政府 CID（殖民政府的政治处）派来的特务。殖民地政府对工会的一切都异常注意，CID 派了一名官员经常到工会来了解情况。这个官员讲英语，自然只有找中桂。据工会的主席告诉我，中桂颇有急才，经常编了一套谎言欺骗那位官员。有一回码头工人因工资不合理，决定罢工，中桂不让 CID 事先掌握情况，有意瞒过他们，罢工发生后，据说那个官员因而被撤了

差。后来再派了一个混血儿名叫杰克的到工会来窜门，中桂居然与他交上朋友，还由他手中弄到不少情报，这是后话了。可他断断没想到，数十年后，这竟构成了他“特嫌”的罪名，使他锒铛入狱。

中桂平日喜欢阅读文学作品，于是我们之间有了共同语言。为海明威《战地钟声》描写游击队员恋爱生活的片段，我们可以争论半天；为福楼拜《包华荔夫人》中有关乡镇生活的某些描写，我们会津津有味地谈好些时辰；加上因为彼此都很年青，又是单身汉，没有家人在身边，我们就接触得更频繁。有段时间甚至一起在一家小食店搭食。

每逢假日或黄昏饭后，我们都一块骑车到关仔角或登升旗山散步、郊游。友情就如积雪那样愈积愈厚，真是“结交在相知，骨肉何必亲”。

那时候在槟城这个只有不到十万人口的城市，华文书店的书籍靠中国运去，数量不多，好书就更少。我们常去的一家书店叫时代书店，偶然有些好书，都争相购阅，或者买回来，相互交换阅读。记得有本罗曼罗兰的《贝多芬传》，店内只剩壹本，他买回来后立即送到我在南华街的住处说：“我最近忙着别的事，还是你先看吧！”我买了套坊间印刷的质量很差的《红楼梦》，中桂二话没说便先拿回住所去读了。

最令我不能忘怀的是几个青年朋友建议搞个英文补习班，由中桂来授课。尽管他很忙，还是一口应允了。每周义务授三晚课，还要改作业，这可真难倒了他，累得他后来星期假日也没闲功夫去郊游，而要为学生们改作业。凭着一股热情，他居然把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这样的小说，莫泊桑的《金项链》英译本作为课文来教。由于班上的同学水平参差

不齐，后来一些跟不上的人不再来上课，这个英文补习班终于在办了一年半之后停课。

我们几个爱好文艺的青年组织了一个“新地文艺社”，并在《现代日报》借得版位，每半月出版一次《新地》副刊。中桂又成了热心的撰稿人，他翻译了一些评论巴尔扎克的文章。可惜他的文字偏于直译，读起来就有点佶屈聱牙，我跟他讲了讲，他就停下来不再做这吃力的工作了，只偶尔写点散文随笔发表。

1948年中，中桂弄到了一个情报，说是殖民政府很快就要颁布紧急法令，进步团体都要被封闭，将予逮捕的进步人士名单据说也已拟定。他准备离开这个小岛了，我也打算动身到南马的新加坡去。临别，他给我送来了一套《辞海》与一本《鲁迅语录》（宋云彬编）。说起这套《辞海》还有一段古哩！槟城的书店都很少工具书出售，中桂有天在街头旧书摊发现有人卖中华书局印行的《辞海》丙种本，尽管索价要十五元，他还是毫不吝惜地买下了。我经常到他的住处去翻阅《辞海》，以解读古文的一些疑难，他知道我为了买不到这样一套工具书甚感遗憾，趁这回离别，遂以此相赠，由此也可看到他的隆情厚谊了。从这以后，正应了汉代那首无名氏的诗说的：“良友远别离，各在天一方”了。

解放后的第二年，我在广州，有天突然接到中桂的电话，真有点愕然。想不到相隔几年，又走到一块来了。他在电话里告知我自己因患肺结核，正住在伍汉持医院治疗，让我去看他。

我赶到医院去，见到病榻上的他，显然瘦多了，脸色有点清癯。

“总算盼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，盼到了全国的解放。”他的泪水浮上了眼眶。显然革命胜利给予他的喜悦是太多了，他不免为此激动不已。“将来该有多少事等着我们去做呵！”

谈到这几年留在马来亚的情况，他淡淡地摇了摇头：“一切苦难都过去了！”正如以往那样，对过去的事他仍然是沉默多于言谈。除了病情，他只简单地告诉了我几个朋友的情况。

在养病半年后，中桂出了院，到报社找我，说是要到北京去，欠点钱，我给他凑了点钱，他高兴地走了。以后，也曾接过他的来信，开始似乎是在学习，后来到了一个研究所工作，实在忙，信也不大写了。他就是那样一个人，埋头于工作，便什么也顾不上了。

一别数十年，没想到他已离开了人世。他与我那段友情竟有劳他的亲人来“接续”。我颇为激动地写了封复信给他的女儿，嘱她有机会到广州来时务必到我家来。

第二年春天，小舒果然趁出差之便到广州看我来了。见到亡友的女儿，我心里真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她的长相、谈吐都有点像中桂。我很难满足她有关了解父亲生前事迹的愿望，关于中桂，我知道的也确实太少。

“您爸爸的最大特点是不愿讲过去，不愿炫耀自己。尽管我们有深厚交情，关于他的出身等等以及后来的经历，我都不清楚。甚至他怎么由马来西亚跑回国内的，他也不愿多说，我只知道他是因患了肺病而回国内治疗的。”我只能如实地对小舒说，尽管她有点失望。

“他有几个同学与战友在这里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让你去与他们谈谈吧！”我补充说。

跟着，她告诉了我，她爸爸是在 1956 年才结婚的，那时候他在北京一个钢铁研究所工作。

“他怎么搞钢铁去了？”我有点奇怪。

“他是在研究所搞资料翻译。”小舒很沉静地说：“我是 1957 年生的，后边还有个弟弟。他有你这样一个挚友，也是妈说的。妈对他似乎也知道得不多，但我们都相信他是个专心致志，努力工作的好人”。

谈起中桂生前最后的日子，小舒呜咽地说：“……谁会想到在那场动乱中，造反派却要他交代自己的外国特务罪行。他怎么声辩自己一生追求革命进步都不管用，理由是在槟城总工会工作期间与殖民政府 CID 的特务官员混在一起。爸爸说，那是为了应付他们，也向他们那里探听一些情报。造反派的逻辑却是敌人哪有那么容易提供情报给你，显然你是参加了特务组织，也给他们提供了情报，最后还把你派到中国来……不由分说，就是拳脚相加，之后便以“特嫌”而被拘留。……在狱中度过两年，肺病复发没得到很好的治疗，他就这样撒手人间了。直到 1978 年，始给他平反。”

“嗨！”我忍着泪水，叹息了一声。

我还能说些什么呢？中桂的一生，尽管连他的家人知道得都不多，但我坚信他是过得非常充实而没有留下任何空白的，对这个世界，他作了默默的奉献。而世界上不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像他那样的人，才构成了真、善、美的一面么？

……

小舒在广州呆了几天，好像并没有收集到多少有关她父

亲的资料。临走时，她又一次到了我的家。我把那套三十多年前中桂送给我又几经旧书店装裱过的《辞海》，连同一张我与中桂在槟城极乐寺照的照片取出来，送了给她，让她作为纪念品。她只把那张照片收下，而留下了那套《辞海》，感动地说：“这套《辞海》您带在身边数十年，还是留给您作永远的纪念吧！”

外面，雨落得很大。我的眼眶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浮上了泪水……”

1992 年

悠悠慈母情

数十年间，那已经逝去的中秋，留给我的既有温馨的回忆，也有酸涩的印痕。

壬申年中秋，恰逢母亲辞世三十年。母亲生前予我的可以说太多太多。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（孟郊）。此时此地，不能不勾起我对她的悠悠思绪。

兴许是身处异域的缘故吧，母亲似乎把中秋佳节看得比其他节日重要。记得我们小时，每年中秋，她都要张罗一番，让孩子们与跟前的亲人好好聚一聚。即使我们长大了外出谋生，佳节来临时，她也没忘记捎信要我们回家团圆。只要可能，我们都没让她失望。她打从年青时随着父亲漂洋过海到印尼，辗转又到马来亚北部的 G 镇定居起，不知盼了多少个中秋要返唐山与亲人团聚，终因一生坎坷，贫穷如洗，这个梦没能实现。

父亲早逝，四十左右，母亲就开始守寡，靠给人洗衣度日，日子过得并不宽裕。可每年的中秋节，她还是操持得像像样样的。团圆饭该有的肴饌中，她最拿手的怕就是制作象征团圆的猪肉丸（在客家话中，丸圆是谐音字）。下足了味的猪肉丸，一颗颗在蒸盘里，油腻腻、香喷喷的，真叫孩子